



香菜花

◎李斌

味蕾上的乡关

◎顾新元

吾生于黄海之滨,长于涛声之中。四十载萍踪浪迹,六旬身世浮沉,竟在母亲一碟生炆海鲜前轰然溃堤!蚶子犹带潮信气息,文蛤尚含沙粒晶莹,筷尖轻触的刹那——半世风烟俱化作喉间咸涩。

老屋灯火昏黄处,父亲执壶的手在墙上投下巍峨剪影。蟹壳碰撞瓷盘的脆响,是记忆里永不褪色的童谣。世间至味,岂在八珍九鼎?当其鲜活跳脱,以蒜醋相激,至亲相逢迸发极致甘美,恰似人生况味在舌尖炸裂。老父持螯,手背青筋如退潮后的沙滩沟壑纵横;老母布菜,白发似浪花堆雪簌簌而动。东坡谓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,今见二老灶前佝偻,方知清欢二字,竟需用八十载光阴文火慢慢煨!

琴键上的童年

◎张健

家里那架钢琴,已静静地立在客厅一隅多年。这钢琴是女儿在如师上学时买的,二十多年前,钢琴还是稀罕物。女儿在学校有钢琴课,我们便买了这架琴,让她节假日在家弹着玩玩。

女儿毕业后当了老师,教书是极辛苦的差事,那钢琴便渐渐沉默下来。后来她结婚生子,有了两个活泼的孩子,琴盖便再未被掀开。

小外孙打小就显出几分音乐天赋。六岁那年,他突然掀开琴盖,两只小手在黑白键上胡乱拍打,竟也敲出几个像样的音符。我们都当是孩子玩闹,谁料这竟是一段新故事的开始。记得那是个夏日傍晚,晚霞把文定苑南边的河水染成橘红色。小外孙拉着我的手,我被他领到了一家钢琴私教门前。小外孙仰着脸告诉我:“妈妈上次带我来过的,我想学钢琴。”我心头一热,当即付了学费。家里既有现成的钢琴,孩子又有兴趣,何乐而不为?从此,每周六下午,女儿便带着小外孙来学琴。我常在楼上听着楼上传来的琴声,从生涩到流畅,像看着一株小苗慢慢抽枝长叶。

好景不长。随着学业的加重和曲目的变难,小外孙眼里的光芒渐渐暗淡了。多少次,我看见他一

边抹眼泪一边弹琴,小小的背影在庞大的钢琴前显得格外单薄。女儿也变了,她本是极有耐心的老师,对自己的学生从不厉声呵斥,可面对亲生儿子却常常失去分寸。

今晚,我正在楼上看着电视,忽闻楼下传来《献给爱丽丝》的旋律。琴声清澈如溪流,我正暗自欣慰,却听见“砰”的一声——琴盖被重重合上,接着是小外孙的哭声。他冲进我房间,扑进我怀里,抽噎着说妈妈嫌他弹得不好。我感到一阵心疼。孩子在我怀里睡着了,睫毛上还挂着泪珠,睡梦中不时抽动一下,像是受了惊的小兽。

望着他稚嫩脸庞,我不禁想起不久前在医院的一幕。小外孙因急性中耳炎住院,邻床是个先天智障的男孩,六七岁的年纪还不会说话。每当那孩子含糊地发出一个“啊”的音节,全家人便欢喜得什么似的。我躺在病床上,听着两个孩子的呼吸声——一个是均匀的酣睡,一个是费力的喘息,忽然觉得健康本身已是莫大的恩赐。

现在的孩子背负了太多。放学后,他们像陀螺般在各个培训班间旋转:钢琴、绘画、舞蹈、篮球……家长们则像赌徒,把筹码一枚枚押在“未来”这个虚幻的概念上。女儿何尝不是如此?她望子成龙的心情我能理解,可每当看到小外孙含着泪弹琴的样子,我又不免怀疑:我们究竟是在培养兴趣,还是在扼杀快乐?

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,在小外孙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我轻轻拍着他的背,想起他第一次弹琴时眼里的光彩。那时的琴声虽然杂乱,却充满了发现的喜悦。如今技巧虽进步了,那份纯粹的快乐却消退了。

夜深,楼下的钢琴沉默如谜。我不知道明天女儿是否会继续严厉要求,也不知道小外孙会不会重拾对音乐的热爱。但此刻,我只愿这个小小的身躯能在梦中找到片刻安宁。毕竟童年如流水,一去不复返;而钢琴,永远可以等待。

窗外的海风裹挟渔火明灭,将斑驳船歌送入餐桌。恍惚又是儿时,母亲唤归的声音穿透暮色而来。醉眼朦胧中,老父将最肥带黄的蟹壳夹入我碗——动作迟缓如进行古老的仪式。半生追逐的浮名,终究不敌这一刻的灯火可亲。母亲腌制的醉泥螺在齿间爆开,顷刻间复活了整个童年的夏天。

人生逆旅,你我皆是过客。唯父母之爱似这海味,历久弥醇。诸君且举杯,一饮而尽——须知盘中海鲜,皆是岁月恩赏;盏里琼浆,俱为光阴琥珀。醉罢推窗,但见沧海月明处,万里潮声正以亘古不变的节奏,讲述着守望与归航的永恒轮回。

玉兰
一瓣

大米

◎赵奕诚 陈卫国

岁月
流金

老话常讲:“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。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”我的父亲也在岁月的长河中悄然离开了我。

父亲走前留下了一袋大米,是我从家里的底柜一角翻出的,袋中的大米有些已经泛黄。看着这袋黄白交杂的大米,才意识到它其实是父亲留在这世上对亲人的无尽牵挂。此时此刻,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在集市上一家一家看、一勺一勺拣的情景,那佝偻着身体,扛着沉甸甸的大米,默默地回到家中,装米舀米,起锅烧灶,将那碗淡香的白米饭煮熟了、盛满了,摆在我们面前的样子,这一片刻凝聚成永远。

之前我从未关注过家中的大米,但家里日常的柴米油盐似乎从不曾短缺过,米缸里永远是满满的,直到父亲离开。而我又何曾珍视过入口的白米饭呢!往日常,为交际、为朋友,那各色盛大而华美的菜肴,常常在觥筹交错间用最豪横的方式占据了我一整个胃,常常忘了父亲烹煮的粗茶淡饭,现在想来,那其实才是人间最美菜肴,那是一份牵挂、一份责任、一份无声胜有声的爱。倏忽间眼眶不自觉湿润了。

倒出袋中的白米,散落在淘米的竹盘上,黄白交杂着。缓缓转动竹盘,发霉的大米和好米慢慢分开,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块。这是父亲教我的方法,再次用起来,没想到已是父亲离开。不善言辞的父亲一生没留下很多东西,所幸那筛米的手艺成了难以忘却的记忆烙印在心底,既是一门“手艺”,更汇聚成了他对家的爱,静静流淌在亲人们的记忆里。

黄色的霉米一点点消失,只留下白晶晶的一片。起锅烧灶,我用那熟悉又陌生的工具,将米淘了一遍又一遍,慢慢放入锅中,米从指尖流淌着的沙沙声,温润我的心田,像父亲曾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扛起家庭责任一样,从不诉苦,也从不炫耀,正所谓大爱无言,像极父亲的为人,忠厚而笃实、勤劳而朴素。趁着煮米的间歇,我将那发霉的米撒到了外面的地上,给麻雀作为吃食,这也是父亲生前习惯的做法——悲悯情怀心存善良。父亲是喜爱麻雀的,因为他认为凡是世间生命,皆有灵性,即使再小,也能自己顽强地活下去,就像父亲那样,日子再苦,也从不放弃生活。

米饭熟了,轻轻勺出一勺,颗粒分明,清香飘荡。我唤来女儿,让她尝尝,浅浅地嚼上两口,与平常无异、索然无味是她的评价。我没有怪她,因为在长辈的爱护下,她没有体悟到人世间的冷暖疾苦,更没有看到父亲为了让米缸里始终有米而无怨无悔地付出。我用筷子轻轻夹起,放入嘴中,缓缓咀嚼,慢慢地,甜味在口中绽放,原来白米饭不是不香,只是我从没有耐心品尝。

父亲,为什么我常常念起你的模样,在挫折后、在成长间、在午后骄阳下。而我,也终究会成为您,走向您,传承那份永远的朴实无华。